



外集

三書  
四序  
五記

~ 16  
3061  
15





門 16  
號 3061  
卷 15

陽明先生外錄卷之五

外集

書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 35.10.17 購入  
藏書

新建豫備倉記  
外  
五十四  
參考



公全書卷之二十一

三書

佟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  
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為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  
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為民之意真切  
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  
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  
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為民祛患除弊



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  
而暑旱尚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  
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  
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  
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  
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  
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  
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  
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

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  
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況如今之方  
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  
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  
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誠滌  
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  
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之倚  
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  
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

專



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為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

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



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魍魎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為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為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為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



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欲欲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間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

自祖直接要

以擅改政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干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



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願將欲以何為？使君為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千進不已，是無抵極也。眾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

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眾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給突刺魯蘇與福州諸軍以火器回其間  
戊辰  
首諭明出類與數之圖華公文與蘇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甌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

朝既另授行要



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勦撲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

劉

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



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其分安氏之所有  
 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  
 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  
 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  
 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  
 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  
 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  
 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  
 者使君幸熟思之四十八萬

要理四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  
 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  
 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  
 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  
 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  
 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為足下妄言之古有至  
 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  
 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



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為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

三

以為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曾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王午年譜系之於辛未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為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輿庵亦豈能遽行其說。

載文錄答徐之丁之次三同



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

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旣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旣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

謂



問學矣。二者之辯，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為主，一以道問學為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為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

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要理 二 三 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為僕漫為舍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與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



之閒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閒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徂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



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  
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  
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  
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  
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  
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  
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敝力終身  
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  
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

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  
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  
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  
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  
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  
安有所謂含糊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  
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  
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  
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



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所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砥硤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

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



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  
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  
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  
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  
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  
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  
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  
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  
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

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  
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太過。  
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  
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  
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  
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  
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  
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



全書卷之三十一 外集三書 三十一  
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為有助  
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  
之過而吾反以小人<sub>比</sub>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  
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  
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  
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僕今者之論非獨  
為象山惜實為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  
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為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  
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

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  
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則兄  
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  
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壬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卻殊快快  
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父側  
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為佳子於父過諫而過  
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為



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人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為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為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為吾友。而吾不可以

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



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

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



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俛俛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揚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飾，

要別

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略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闡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



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為己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己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為知覺也。益易且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為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為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

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己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為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

案理

四 女身一業

壬申

元 別天要



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耶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

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恆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歎服以爲如寅之者真可爲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頽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



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己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遽

劇極潦草便閒批復可否不一

日食答何子元

王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兩霑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



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為學精察，深用歎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

知故有昏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弊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為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



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況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其鄰益神平王東殿題辭

柳衡諸處羣孽漏殄尙多蓋緣進

剿

之時彼省土兵不

勤

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為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



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  
 為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  
 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己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  
 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  
 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  
 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遙聞廟堂之議。亦欲繆以  
 見責。故且未敢輒往。郴桂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  
 亦不敢遽往。且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槩閩中之變。  
 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

聞廟直接要

建寧。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閩。雖小大不  
 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略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  
 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  
 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  
 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驚。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  
 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腴民之膏血。以  
 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為之鬪。有司參養若驕  
 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呶羣聚而起。焚掠居  
 民。綁笞官吏。氣燄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



既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況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蹙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已卯

齋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倦懇惻。不一而足。仁

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況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為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復候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



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伏乞上彭幸庵 命 壬午 潤本 潤本 潤本 潤本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即殞滅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為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之後逮事先朝亦既荐被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舊以發舒幽

會字空格字

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壅闕而未宣終將泯溷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勳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真足以廉頑而立懦夫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夫天下之韜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况先子素辱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為之刷垢雪穢繆承推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疏外不一以其情為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為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

之下空一格



贈諡乞非執事之憫之也而為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萬一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入業寄楊遂庵閣老壬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

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為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為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況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弔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

吊

名



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  
 輒敢以誌為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  
 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  
 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  
 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  
 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  
 命未足以為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癸未

前日嘗奉啟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

忻然動顏相慶皆為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  
 憂以為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  
 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  
 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  
 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  
 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  
 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  
 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  
 所為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



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或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

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



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效一得之愚。以為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 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牆。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為。然自歎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閒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憤事。將為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所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



明公之賜其為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

伏冀宥恕不具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

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

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廼者忽蒙

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為已地也悚懼何以自

容乎某以迂疏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

其能而況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

近年以來憂病積集疴羸日甚惟養病丘園為鄉里子

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

力不致為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

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襍線

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往

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

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

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為美談今獨不

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

羸

襍



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人君子。尙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錄及承所寄道山書院

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遽。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壘庵中丞

甲申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懵懵不及少申。欵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為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忤舍親。未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



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妬狗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望而自視欲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德盛禮恭而與人為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

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一敘其為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蓋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略具於其中矣便間幸示一言可否之其誠哉一事我王泯然為之野野與陸清伯甲申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之後將莫知所

載正錄卷二作四甲申



在矣况況有為之衣衾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為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尚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即欲為之一洗。自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少泄此痛耳。其歸喪一事托王邦相為之經理。倘有不便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偬中未暇悉所欲言。千萬心照。當言不言而計皆備。以備修小書。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古之

與黃誠甫

甲申

卒 年譜乙酉正月夫人諸

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彼也。果若是以為斯道之計。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日奄逝。方在悲悼中。適陳子文往。草草存問

闊。

二

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萃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抵吾人習染已久。須得朋友相夾持。離羣索居。即未免墮惰。諸公既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為佳也。

三

乙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六月暑病然兩目蒙蒙兩耳蓬蓬幾成廢人僅存微息旬日前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臥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臥小閣省愆自訟而已聞有鼓枻之興果爾良慰渴望切磋砥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

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

尚有執著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遠遠不在游揚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略者刪去之為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為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為何如

八四復童克剛書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為然既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即欲焚棄八策以為自此以後誓



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閒闊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遯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

閒高明剴切之論。經略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況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箒耳。亦何保嗇之深。而必以投人爲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統之



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為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閒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誦誦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末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

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為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為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啟範侍御

丁亥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即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啟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



閒廼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為之赧顏汗背促躄不安古  
之君子耻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啟範惟切磋之是望  
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啟  
範為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  
迂狂疏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  
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衝鋒  
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  
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  
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為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

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強者惟宜  
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  
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為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  
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為報耳

答方叔賢

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  
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  
山中啟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  
能亮之也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



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讒構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為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痾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山林二不訂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元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

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卻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閒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木之間而



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  
 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為此舉之累故輒叨叨  
 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  
 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  
 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  
 分勞攘耳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  
 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已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齎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  
 恕之望前苦干年無此事矣將用與與各其

與黃宗賢

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  
 能堪戎馬之役者況讒構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  
 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爲痛  
 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  
 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  
 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爲多病之人一慮此  
 也懇辭疏下望相扶持終得養痾林下是幸席元山喪  
 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愆遺此痛何極數



日間唐生自黃巖歸知宅止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聞附知之

弟悉知向方可喜聞附知之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為人情之難測有若

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

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為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

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尙爾查勘未息致

使效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

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

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木翁旬日

閒亦且啟行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

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長格以用財才不顧天下之

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未可以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

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蠢特瘡疥之疾羣僚百司各懷

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為可憂者近見二三

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尙未平貼姑待釁耳一

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聞聞有口從面

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仇病廢之人愛莫為助竊為諸

三



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  
兵部差官還病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  
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  
善類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三自叮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  
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  
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  
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

而不足悲也諸公既為此一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  
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  
為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  
要只為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  
下本無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略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  
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  
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  
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  
苟幸塞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尚何說哉西樵兀



崖家事。極為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此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略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遠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

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四

戊子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為國。為民。強力有為者。為之數年。未可以責效也。思田之患。則幸已平靖。其閒三五大巢。久為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勦平。就今日久困積寃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且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為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

四五不載。如有左二文。可抄與張羅峰閣老。丁亥。二丁亥。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尙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啟。諸公旣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廼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遠之圖。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會閒幸轉致之。

五

戊子

前齋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凌去天水土不服。要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念日切。誠恐坐廢日月。上無益於國家。下無以發明此學。竟成虛度。



此生耳。奈何奈何。春初思田之議。悉蒙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為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相與協贊。力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龍其能為我愍然乎。身在而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此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曷亦相與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耳已。舟次伏枕草草。不盡所懷。

答見山家宰

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寧堪重托。懇辭之疏。必須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足以動煩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為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幹



旋之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  
爲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  
爲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  
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  
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兀崖宮端

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  
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  
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

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其後  
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  
之問及者亦時時爲之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  
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  
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  
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  
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罹疾搆痰  
嗽潮熱日益尪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閒意矣乃者忽承  
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



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尙有時也。

答潘直卿

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興。況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免爲知己之憂矣。柰何柰何。寧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尙爾查勘未息。今

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惜。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不知畢竟何如。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尙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旣極不得已。而爲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



全書卷之三十一 夕集三書  
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爲萬幸。舟中伏枕。莫旣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

戊子

某久臥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疏。遙聞執事。養高歸邨。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望。而

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邨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尤尤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二 戊子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終

陽明先生外錄卷之五

全書卷之二十一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二

陽明先生外錄卷之六

外集

外集四序

羅履素詩集序

王戊

履素先生詩一帙為篇二百有奇。浙大參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為詩文又皆踰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為僭也。吾子以為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

淪



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  
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  
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  
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  
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  
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  
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  
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  
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

傳天要

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為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參公之  
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眾之中。  
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  
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參公之所自。吾  
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參公  
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  
以無傳乎哉。大參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為羅氏之書也。  
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參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  
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參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

大空格三字



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為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王戊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為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歷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

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sup>聊</sup>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者嚙者梗而擊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

空格字別



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嚙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剗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弔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懽欣。

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託，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葉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日頃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

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甯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



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甯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

墻

士者之恥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為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



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  
傅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  
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  
則已具列于錄矣。

氣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為十二會。  
會分而為三十運。運分而為十二世。世分而為三十年。  
年分而為十二月。月分而為二氣。氣分而為三候。候分  
為五日。日分為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

日。而為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  
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  
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  
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為立。  
春為雨水。其候為東風解凍。為蟄蟲始振。為魚負冰獺。  
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  
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  
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為。故至治之世。天  
無疾風盲雨之愆。而地無昆蟲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

漫志 冰



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

苗則書。多麋則書。螽蟴雨蝻蟊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鸛鶴來巢則書。

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

汗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

修省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為七十二候

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敘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

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

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

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

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

劍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

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

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為善端

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為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為

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

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眾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

其可以為賢乎。由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

目



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蹟而窮天地之始終皆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為之敘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當依文作己巳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為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

南部理繁治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為方而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釐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為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己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



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為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  
 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  
 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懽。伸色  
 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  
 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  
 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  
 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  
 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

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  
 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  
 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  
 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  
 其年。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為孺  
 人在朝之彥。咸為歌詩。侈上之德。以祝公壽。美侍御  
 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



鹽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岵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歎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歎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為巨帙。屬守仁敘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sup>必</sup>捧觴戲彩。以為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為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攜。以為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為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

為是不為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為孝。其得為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猶。嘻。旦夕孰與名垂簡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皋。以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也。

者

被



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懾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免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靳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為虛與諛，故為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

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鈔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為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



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贊執言。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

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日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為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蹠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戊辰

灑

灑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夫謂糟粕之為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為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為是。固又

寫天

忘魚而釣。寄興於麩蘖。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歛潘氏之仕於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珍。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珍旦以上三載最選。鑑以兩宮徽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敘八制為錄。侈上之賜。以



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榦垂。而四峰之巔。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榦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榦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禦則夫。寵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略嘗歷之。其材中楹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溉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為應酬詩文。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為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為。而有南北之

直接

烈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略嘗歷之。其材中楹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溉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為應酬詩文。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為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為。而有南北之



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為之請。於是甘泉子託以  
考槃。陽明子為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曰。異哉。二  
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闕爾形。無瑩爾精也。其可矣。  
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  
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  
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棲神  
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

奚必造而後至。不然託蹤泉石。而利祿徂其中。雖廬  
雲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唱。俯而默。卒無  
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權焉。行矣。子  
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託。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  
谷方為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為予談呼吸屈伸之術。疑  
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  
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歎穢濁。飄然有脫屣人

葉疑



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為給事中，又遷為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

古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子，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



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為慈母且以為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子至皆來請言子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為賀乎夫壽不足以為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

矜式視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



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泣然泣下，裂背扼腕，思喪  
 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  
 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  
 之以漸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  
 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  
 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啟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  
 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為自述，將以  
 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  
 以有傳。是又與人為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

空格字類

嫌於蘄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  
 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為善，則  
 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  
 巖，復刻是集，而屬某為之序。某之為廬陵也，公之族弟  
 某，嘗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  
 忘乎與人為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  
 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蘄知為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  
 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  
 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



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向，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遁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

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為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誌。終

典禮



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參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

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觀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慝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究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偽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譏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蓋已諸元善。

誹

看 洛河記外集五卷六



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甯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啟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闕然疑怪。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蓋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亶亶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

三學洎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為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愛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為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為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吾去嚴父。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



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甯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乎別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為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為哉。眾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蒼嶠。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為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為重。舉職為榮。則夫



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毋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

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須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徭。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眾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旣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爲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



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鈎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爲恥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

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于天者旣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



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為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為省吾道之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二終

王文成全書卷之二十三

陽明先生外錄卷之七別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別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貳興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疊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違胡元之亂。以入於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

作在壬戌(目錄)



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為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為公別立一廟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魚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之界民違猛虎魚鼈之患而始釋戈

板裂別

而安寢歌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為宋忠臣而公之氣槩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為大乎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



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合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興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丰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興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興國

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死課于澤。公曰。吁。嗟。茲惟予。謹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惟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於寬。雨暘維若。時其燠



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  
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  
子用公訓于四方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  
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  
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為民者而先王之意  
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  
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餓莩相枕藉苟上無賑貸之令雖

答佟太守求雨外集  
參看

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  
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為也嗚呼倉廩之設豈  
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  
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餒稍不稔即無免焉  
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佟公曰是旱徵也  
不可以無備既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  
大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為預備倉於是四月不  
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磬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  
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貧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



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己酉大雨洽旬。禾稿復穎。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為廩三面。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為廳事。以司出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為門。出之大衢。並門為屋。廿有八楹。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

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敷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筆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亥

平山在鄂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



全書卷二十三 外集五言  
書其下。鄴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子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峩嵒。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

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蛩之以寒香之鳴。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



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疊疊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沈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為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為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已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為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已仁

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為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為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



也。而子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烏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縛，然此猶瀆麗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為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子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

日來視子，喜不子陋。益子比子嘗園於叢棘之右，民謂子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為軒，以居子。子因而翳之以檜竹，詩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子亦忘子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茂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



粗礪頑梗。而樵斧尙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旣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駕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

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沫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



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為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要文二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為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為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為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織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



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  
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聞散疏放  
之是託。以為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  
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  
義。則其從之也為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為通者。固  
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  
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

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  
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  
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  
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  
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  
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  
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  
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鷲桀  
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于是益有以見舜德

庫

疎



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  
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  
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  
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  
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  
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  
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  
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  
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

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  
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  
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  
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  
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  
也。

卧馬塚記

戊辰

卧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蒼茫。若  
涌若瀆。若奔若伏。布為層裻。擁為覆釜。漫衍陂迤。環抱



涵  
天

涵迥中疑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限以重  
河敷為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挹今都憲懷來王公實  
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下兆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  
事屢如未迨末迺來茲顧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  
諸卜爰視公馬脊然跽卧嚏嗅盤旋繾綣嘶秣若故以  
啟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卜先公則既命於此矣  
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面勢環拱  
既葬弗震弗崩安靖安謐植樹蓊蔚庶草芬茂禽鳥哺  
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

厥

响

相與名其封曰卧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間  
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  
下出問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  
疆哉昔在士行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  
仁曰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  
憾焉耳已豈以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  
子則天無弗比無弗祐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  
斯安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於  
無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



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賓日，羲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羲以賓賓之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為日，為元為善，為吉，為亨，治其於人也。為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為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

賓曰賓君子

入空格三字別

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為小人乎哉。為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子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子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翳其疇。其日惟霽，其晦其霧。其日惟雨，勿怵其晦。倏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疇，疇其光矣。其光熙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瀕

你要



搏

洞玲瓏浮者若雲霞巨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若  
鼓鐘編磬檐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集翔鶴螭虺之糾  
蟠猱猊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  
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清谿停  
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  
之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  
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  
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儔俗侶  
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

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興隆偏橋之間  
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  
麓故有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夷狝狝之種連屬  
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  
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  
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庀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  
為釐祝之所曰吾聞為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  
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  
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為部



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秋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

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眾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



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  
 子乎其若株味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明聯兮其若徹菹  
 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  
 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  
 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為阨也於是陽明  
 子撫几而歎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  
 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  
 曰玩易而為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觀象玩辭

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  
 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  
 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  
 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  
 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  
 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  
 化為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



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為書院。以昭先生之迹。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願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

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為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為浮屠之居。而蕩為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啟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其喜怒。



全書卷二十三 外集五言  
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尙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鄉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興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

櫺



全書卷二十三 外集五言  
予文爲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圯墁，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之宅，義以爲之路，禮以爲之門，廉恥以爲之垣牆，六經以爲之戶牖，四子以爲之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

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旣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圯基壞垣，倚聖賢之



門戶以爲姦。是學校之爲萃淵數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瑄氏。旣和輯其

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圯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甯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旣費其財。又盡其力。



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學以敦民間相謂曰尹不忍困  
吾民學論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  
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  
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  
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眾益趨以勸十  
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論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  
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廚庫前為戟  
門又前為櫺星門又前為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為明倫  
堂為東西齋又後為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為三廨以宅

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為名宦祠又前為鄉賢祠又前為  
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為致齋所又右為饌房又右為射  
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為宰牲所又前為  
六號凡為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  
逾時也閩閩之民尙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  
相顧喑愕以為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  
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  
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縶不能  
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論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



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  
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  
錐靳舉手投足甯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  
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  
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  
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己之財  
勞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  
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  
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

投天

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  
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  
倡者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  
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  
日夜民以爲未足迺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  
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

乃晨



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隲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螾蟻惟乃有司實耨獲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參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

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誤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

誤天



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慨規制之弗備，弗飾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

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啟處憂其餽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弛禁使陷始末罔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爲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湔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爲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



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為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為書之。嗚呼天下

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甯獨科舉為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濬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為輿馬。濱河而厪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畜洩既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鬪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謠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



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坼，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癘也。微南侯兮，吾其焦矣。霏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七  
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三終



